



續吳先賢讚卷之三

沛國劉鳳子威撰

韓雍

韓雍者長洲人甫弱冠爲御史果敢善擊斷  
氣直陵諸御史出其上數疏發姦利事在廷  
股慄出按郊甸有掌故爲其下所持急雍一  
訊遂縛得之即其罪又按豫章閩賊大作檄  
徵兵雍誓於衆爲將赴者會復得檄以賊降  
謂雖聽且變未可知往而即解何害而他使

者已承檄罷散賊果未下則委其罪按閩者  
抵死人咸稱雍善策事知兵矣已乃遷副使  
嶺南相陳循才之擢都御史復撫豫章乃廉  
得俗多噐盡知其豪姦之家捕治之吏民重  
足一跡天順初有所改革仍副使山西逮繫  
之無所坐授少卿大理尋復爲都御史讞獄  
多所平反學士倪謙爲仇詆以重効力爭釋  
之石亨敗株逮者衆爲上下其罪得無濫方  
擬以黨雍謂此前代事可鑒今奈何立此名

也出撫被邊郡國雲中簡汰師徒有所黜進  
益固完險塞正尺籍逐逋逃者實其伍虜嘗  
一入獨石擊走之召爲少司馬又以事出叅  
政浙適二廣寇屢不靖役無功太宰王竑奏  
非雍不能定者即以都御史召令往撫且重  
委之得專征伐自偏俾以下行軍法不必請  
者別令督將趙輔和勇乘遽至境上議兵所  
從入時諜者云全州之興安有苗出劫傷敗  
王旅斷道路又新會陽江有徭橫潰殺掠而

大旆荔浦。修仁爲宿寇逋焉者。衆請先以兵援廣以東。且斷其歸。雍謂全興安爲廣之東北喉襟。新會等爲廣之西南藩籬。荔浦修仁羽翼峽賊。而峽則其根蒂窟穴也。不剪其羽翼則且左右掎我。而本根未除。爲我腹心害。乃先遣鄒宏廉忠等將而前。合新會兵討賊之直東方者。親率大軍至興安。分出西延融。江敗賊灌峒。斬獲甚夥。追之入崖菁懸峻。匿又兵已壓南韶清遠。及楚桂陽。勢大振。遂乘

勝席卷千里。賊皆奪氣竄。乃移攻荔浦。修仁分五道入。以和勇高端將左。孫麒將右。彭倫葛宗蔭將前。雍自與永瑄趙輔按中道。歐信將後。而侍郎遠主饋餉。及監軍御史霖等同進賊陵高阻。隘發石下礮。人傳毒矢拒我。發驍縱鏖之。戰每合。賊輒奔。益深入崖壑。不可仰攻。虛鼓之。屢誘其投。乘夜間道攀緣上。賊猶以死捍。既不支。乃弃兵潰。鹵獲斬級無算。破峒塞五百餘。取其畜聚及械器。而險阨樓

疏。梁欐皆隳。刊燔蕩夷其址。乃休士止舍。大校閱。行誅賞。激厲之。而前所遣宏等。又於新會之牛欄。與賊遇。疾力戰。敗之。以首功來上。雍即日之潯。之武宣營。馬將攻大籐。詢於知地利者。咸謂天險不可乘。且瘴癘。時作。雖入不能留。往者討伐。終未能窮。所至今賊攝兵。威爲守益固。必設長圍困之。可耳。雍謂兵貴速。役不可淹。令計不時決。是遺不可爲之疾腹心也。圍之長六百里。詎得數十萬兵。且歷

時能無變乎。今聲勢大振。吾豈留此窮寇。使復蔓哉。遂誓師於原。申令以視吾旗鼓所向。敢後者斬。命歐信。高端等五軍取山北道。古眉雙髻以進。自率趙輔和勇等八軍徑上直搗山南巢。又令孫震。程文昌等二軍及潘鐸出各要害。別攻且濟師。賊窮。已令其帑避之。窮險。桂州橫石寺塘諸崖。而留精銳堅壁待。置械守甚嚴。士殊死奮。殺傷雖衆。不敢却。其爲機以發石者。先已遣死士入其中。盡發之。

而又募百金士潛道登其顛舉燧炳焉。夷方  
鬪。驚顧寨已燔。遂亂。乃四向攀緣上。呼聲動  
天地。大破之。一日間。砍關奪壁。空其穴。自山  
南。大信屋。厦紫荆沙田。諸峻阻窮絕所。無不  
蕩夷。暮止其壘。詰明。復跡賊急躡之。顛墜及  
中。矢刃者且盡。進至橫石九樓。諸崖下。則巖  
隙萬重。陡入霄漢。峭極益又倍前。賊既獸挺  
櫻險。以死敵我。繼發振谷壑。餘勢猶激。而中  
人不可近。復詭進。誤之竭。又潛於賊所不備。

登焉。且百道上。前後不絕。疾力鏖之。歐信梁  
泰彭顯英等。又各攻林峒。四面合賊。不得左  
右。顧路窮絕。乃盡潰。計所取巢隘三百餘。往  
所憑恃。官軍必不能入者。皆覆之。蠻遂破心。  
願服從。無有貳。因爲疆理其地。相簾峽險。固  
廣衍。恐賊復滋。以田之上隆州。遷焉。岑鐸先  
以事繫。赦出之。令往莅柳之東鄉。爲峽後戶。  
貴之。龍山峽之右掖。而峽上下。周冲獻俘。有  
廢壘。中曰碧灘。有郵傳及戍者。皆修復之。爲

築治置有秩吏。擇能爲衆服者佐之守。使峽  
爲通道無敢睥睨。其間簾縣之五屯峽之左  
掖往所置屯亦廢。修復之。今李慶臨焉。而益  
以兵賊逆逸在外及他所未至者。今鄒宏范  
信廉忠陶魯等復分道出鬱林博白北流洛  
容慶遠之銅鼓十二磯諸山隘窮追及高涼  
之海淤皆命張適等以樓船卒往攻。既已盡  
敵乃返居無何餘孽侯鄭昂等復反。側又平  
之。自是二廣皆定。迄數十年無大患者。雍之

力也。人謂宋以來蠻所據險未有能造者。一  
旦殄滅之無不震動。稱快而會有忌者。賞不  
行。遭父喪免。後議者終謂梧當襟喉必重臣  
鎮之。無踰雍者。起復莅焉。辭不得命。至則爲  
經畧尤悉。又與奄尹不協。遽謝歸。卒雍豁達  
大度。慨然有安天下意。若其沉勇篤密敏智  
機斷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出入矢  
刃。意氣自若有王佐才。今觀其成功固易。亦  
由上奉成命。亶固和之。構會逢世得暨其材。

用稱一時得人之盛光於前古豈不善始善終哉

贊曰予少則浮湘桂道五嶺間詢之父老皆戴韓之功不敢名呼而戶戶祝事之其威烈入人深如此然言其所殺傷猶爲毛慄傳有之曰有如愛之則如弗傷信夫若司馬法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亦少褒矣將家者以致果殺敵爲毅與儒者守文異乎哉而其後遂微豈亦殺戮過耶

練綱

練綱者長洲人大父墳洪武中爲春坊司直侍

太子宫抗言用事者不奉法有所阿

上嘉之賜繡袷綺衣改御史爲文惡擊治不少避衆忌之出諸外竟中毒卒綱始以春秋對當已巳時上八策言安攘兵便及虜在郊遂衆汹汹動綱復上言小虜豕突是將恣其狂勢易我今以



國家威靈。是何足言。特任事臣。求昔李綱輩。猶若少者。且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三臣宜策勵之。以全取虜耳。中外臣有意謀曉兵勢者。當廣擇焉。及召大將楊洪。羅通等。以兵內向屯要害。遮虜歸。分命重將門焉。備其衝。夫機貴速決。若與道謀。遷延不斷。此宋人所以見笑於前也。至有欲與和及遷避者。此正姦人當亟斬以殉。疏奏。

上異之。遂拜御史。其蝮鷲敢往。有祖之風。尋

廷授之。治鹽筴。淮南綱頓首謝云。有如宗藩戚屬。干憲。令容臣劾治。臣敢不盡死。不然終不敢依違。損傷中正。負委任者。

上曰。悉從爾命。易敕付之時。為姦利蠹敗。牢盆者。衆聞綱來。皆匿不敢出。駙馬都尉石璟縱其下有所擾。按其罪言之。

上為褫冠服。尚書何文淵。項文曜等。推擇吏。不如今為有所私者。率同列請黜之。且舉王翱年富。薛瑄。

上爲命王代而薛等遂皆進用始者以警募卒  
已而多逋逸失伍或請罪之且正尺籍綱言  
此曹子本義奮勞之不圖又因以籍焉後何  
以使人者乃立爲罷遣出按閩隸適盜起雖  
平之未折其首株連逮綱皆釋之而出兵根  
捕又追論沉命吏遂大忤於衆始綱劾何項  
時廉察楊珏在黨中珏嘆之深因是各列上  
而項猶在吏部得肆憾與楊偕謫旋又移之  
甘州符方下綱以服免迄不復起以卒綱性

訐急喜攻發人陰罪慘礪無恩同時有歐廉  
者文尤深故綱特以有口稱耳。

贊曰今御史持法稍與古異古謂官邪失德  
不奉六條檢察部內者得以糾之猶時一乘  
傳稱使者今既歲遣而政之小大無不綜焉  
其重不以甚乎漢以前命御史監郡其行事  
畧無所紀若練綱斷擊有足稱者然爲文刻  
深郡國畏之威命幾如

上矣其治雖小有益殆非綏靖和又不擾之謂

乎

吳惠

吳惠者其父徭籍里中不勝惠年十七代往役今楊隆奇之使從博士弟子學遂以進士論上爲行人使占城風於海幾溺危甚舟虞懼不知所出惠喻以無恐力爲備且禱焉而風稍定遂以無敗還自衛見制地者或頗夫征不獲時歛輒寓其稅土著而流者漸衆則征亦愈困不郤爲上言蠲之西戎底貢悉由

陝服來者益衆皆賈人竊私其利外國且貨饗不繼又以起釁而匱吾邊邑請令其酋入朝而止其餘境上待遂省供億無算遷守桂林義寧蠻爲不靖荐亂我邊鄙部使者議發兵殪之惠謂裔土之人未有知實蠢動無亦惟是訓定之而何遽以兵爲既撫納之矣武岡有訐者復聲言義寧相與首尾楊文伯等遂自列言所以蒙宥恩甚深胡敢通叛人勢遂解在象郡凡十年所威愛並洽遷守叅政廣

右。柳慶夷窺我間薄城。兵適盡出。惟率門焉者。夜砍其壘。獲首虜百。遂驚遁。先氏女已字人。聞其暴不欲行。乃詭言造妖惡語。主者爲重劾。惠得其情立釋之。亡何致其仕歸雅好。書有所論著。子鳴翰亦名能文。

贊曰。光祿嘗語余。海之利害也。不謂經涂遠邇。即王者無外鎮撫四夷。豈有所拒不臣哉。然銜命而使。良不易。惠履險如夷。即其膽決不可量。乃非使旨有所陳。守便宜不肯讓事。

焉所爲選蠕者。迨守封疆。提桴鼓戰陳。能勇顧豈儒生坐談者哉。或言其縱恣任數。無慙愿意。在官少潔廉之稱。豈具區故善貨耶。誠有之。亦烏害其爲濟治才也。

盛景

盛景者長洲人。一曰宋盛度之後。

景皇帝時任御史。出按山東。匡乘馬數。時穀比不大登。馬爲耗。景曰。昔管氏筴守高下。歲三分。使民不失本事。而飭壤守之若干。閒壤守

之若干。輕重與天下相准。今豈不能哉。故自  
梟之視牧也。馬為繁滋。又按嶺外值黃蕭養  
亂後。在所凋敝。為披荆榛。立制度。所下令寬  
簡。不專以惡用。而人畏之甚。瀧水賊又起。即  
策馬至其所。諭以德意。語頗厲。賊齟舌不敢  
動。遂降之。使還言。撫臣揭稽事頗過。失用事  
者意。會

內苑以翠被飾。舩舸張水嬉。梟率諫官爭之。其  
語盡

上赫怒。召之入。將皆與杖。梟伏陛呼云。  
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獨有杖殺臣可耳。無  
與諸人

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盡逐遣之。梟為古田  
史。天順初。稍遷知龍江。旱。蘊隆。禱而雨。曰。縣  
素無污池。不為備。天時可徒恃哉。教民潔治  
若干所。遂饗其利無窮。盜趙鐸等弄兵。標掠  
歷郡邑。梟佐擊賊。戰甚力。迄平之。進守敘州。  
戎夷荐作。敘在山藪間。屢不靖。梟戰數勝。又

與督將期共攻之。前已遇而敗。景在後突之。申孫之矢著於兩耳。益奮擊不肯退。賊忽驚。衆亂。復進乘之。遂大克。使者方列上功狀。景以創甚。遽謝歸。後

璽書勞景金綺。即家拜命。

贊曰。景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操彈。至犯顏色。蒙粹詈。摧辱猶抗。言矯矯其氣不少。褒已乎。乃縣道佐宣。猶爲盡其力。崎嶇谷壑。山澤之間。與士伍同勞。佚親介冑。面夷不避。

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驕。荷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侏。溺。可謂苦矣。而不自知其失。見畏於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獲譏於時。庸亦才之過也乎。

劉昌

劉昌者。生有異資。讀書數行。下一過不遺。成童時。與諸老先生試通。諸老先生人人目之。即奏上都試者。謂爲諸老先生言已。而知爲昌。大驚。由是名遂傾。以進士論上。與告還。益

事學誦博通諸家書景泰初授主事虞衡與張節之同被選以史事復有沮者改都水遷按察河南視掌故文學即諸掌故復薦昌宜侍帷幄蒙親近必能有所啓沃不當與外者不報進叅政廣東歸卒昌矜抗自憙無所推與微爲寡恩弘農氏即其甥遇之不甚異所著文深厚猶未離其質在豫索遺逸金石作中州文表名其書爲臺者五又爲雜說敘論所見聞爲郡志并做蕭儼載明以來文未成

贊曰吳爲文者代變昌乃授之季迪而弘農復授之昌皆好學不倦至廢其仕專攻之意良苦而非以爲名隨所肆各極其力質未開渾厚有餘雖尚沿近代不至乎盛亦斐然可觀邇乃至以謁請事王公大人初未窺門闥而已志在名高若爲樹赤熾焉皆欺世而罔之取虛譽矣可勝罪哉余爲校飾厥文亦頗有傳者故昌之業不墜

劉珏

劉珏者長洲人。況守時辟爲掾。辭願就博士。弟子學況嘉焉。俾誦業。遂得仕。守主刑曹事。丞董坐重劾。讞之。潛以貨入。珏曰。吾嫌欲辨之。今比自實矣。即論當。遷按察山西。晉壤興。無蓄聚。教之墾田。人稍知務力。稽矣。亡何。乞歸他縣。受賕見法。以珏與使者習。請焉。珏曰。爲長吏。不以民爲事。至以賄聞。尚可使汚吾耳。亟去。家故狹小耳。姊嫠而有嬰孺。迎養之。并爲置田宅。母癯。親吮之。孝友孚於閭族。其

持已潔嚴。與人也。惠而不可干。以私好學。不倦。工爲詩書。跡繪素。皆善。故時者俗猶質。惇無游揚。爲聲譽者。士亦無出疆謁請。若今縱橫於衢。而爲文學者。反借以輕重。故若珏。抗以清貞。遇意所至。相羊自放。林壑當途者。敬焉。過門常十餘車。有所咨詢。輒不敢對。蓋其篤慎云。

贊曰。珏以才著而行已尤無愧。其尙德也哉。藝誠有絕人者。然所以重。夫豈徒與。珏旣仕



不竟所爲。家居者久之。學士大夫聞其名。若不得見焉。設令藉曹丘輩爲唇舌。不爲辱。此寧能令至今慕其流風也。

吳凱

吳凱者崑山人。幼失父。養母以孝。聞嘗以役徵邑。有賢令芮翀。凱自陳欲學。令立免之。遣從博士游。始仕主事刑部。易上盜二。一已斃。一病所連。六人凱恐并死。無從質。謹療之後。乃得真盜。釋所妄指者。未幾以母老乞歸。凱

公方介立有行義鄉閭化之御史大夫李秉薦之謂凱不宜弃置不用者葉盛尤重其人可作式後進家居者四十年履操旣敦遠近所望卒私諡爲貞孝子愈亦矜廉強毅繼爲士曹刑名比詳善於爰書具獄上視其文辭無不驚司寇遂倚書獄且薦其才行迺出守竦得民夷心蠻鰲以馬湖叛方徵發討之愈遣卒偵其動靜用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後

復以撫之失道致亂再命愈往喻之卽自歸  
遷叅政卒

贊曰凱父子爲吏皆善理人雖至二千石而  
家不益富由凱垂風蚤自引退不以仕爲急  
遠矣夫與彼蒲心戚醮求益者異矣

孫瓊

張和

孫瓊者本長洲陸氏子後崑山孫氏遂從其  
姓仕刑曹時尉門達方倖縱其下株逮人以  
飛耳目幾察非常事下瓊者多得平反奄牛

玉養子坐姦利事瓊持之不少貸或勸之數  
與權貴忤不虞爲患耶瓊謝曰知且憾深然  
欲盡節官下寧顧哉已而竟以事有連謫譴  
成化初復起遽謝歸家故貧無所營恬然而  
已居甚隘絕其苦體約養矯以立名方罷時  
年尙強利榮在前能自遠所著書十卷子裕  
亦舉進士

張和者崑山人幼以能淹誦名亦善著文舉  
進士遂予告辟都試豫章爲曹郎復以著記

召出按察浙以卒節之抗直有操立不汲汲於進權倖門跡未嘗及才見推一時無所交納弟穆與同被推擇至叅政

贊曰仕者善依和承迎非必自其意見榮爵利勢恐失之故於人雖已內心不欲必陽浮慕之不敢幾微見於色而况敢顯然忤權貴乎卽瓊治獄所爭必大體不游意法之外有所寬假向背和內行修恬於欲豈有所感而興耶大抵執已立於獨無所阿彼巧宦不能

甄志動懼異矣夫

祝顥

祝顥者長洲人正統初舉進士時

詔奄尹察舉四人備法從召入試不肯就而出乃選授給事刑科素通達國體朝章多所糾正而未嘗索細碎事務苛察

上嘗令按行所立寺稍毀除之奄或庇浮屠以請顥卽先令撤去不爲奪土木之役適居憂景皇帝以都御史召不奉

詔除服遷叅議山西晉壤瘠加以兵後益空竭  
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繁顥鳩繕安集綏緝固  
和阜財求厚給贍爲法詳公私賴之濟久之  
不他授進秩叅政又以被邊郡少文民不知  
義爲博延儒生教導臨汾陽曲故有更老象  
猶左衽立爲更之臯陶里於洪洞爲表其墓  
且飾其里名士師又祠裴晉公趙忠簡聞喜  
程先生願澤州擇子弟教之隨其才習法律  
詩書不强所不能曰異時者可措之用遂各

有所成才大小佚興矣人德顥善誘咸父母  
師保之顥旣明習法令多作輕劾遇有寃輒  
爲平反汾州人竊爲妖僭稱號乃檄縣道察  
之而自馳賊所擒十六人餘以脅從弗問其  
所攀引且千餘人部使者議弗以逆聞是爲  
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當名捕者衆奈何  
乎顥力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坐彼雖  
連染未動何以入之竟報當如所上崞縣囚  
七人御史訊已服二人嘆息顥鞠得實以語

御史御史不聽。因謝顥。襄陵人子贅婿。既復生子而死。婿育之長。而爭分。訟累年不決。顥按之曰。婿字孤義也。而專財久。雖善賈益饒。而業由婦翁。於法不當捨。若何。婿乃伏罪。孤亦泣。謂所爲爭者不平。彼旣已引咎。復何較哉。遂相與推讓。顥慰遣之。皆感泣去。絳之俠。睚眦。有獨死者。廉而詆之罪。每駐車勞問。民夾道擁觀。不能行。又七年。謝歸。任之久。亦他時未有也。與徐武功。劉珏。杜瓊。日相與游。而

最後卒。孫允明。別見。曾孫續。仕給事。官至布政。所至有聲。性仁厚。卽之溫溫。而操尙存焉。贊曰。士生以時。其成也亦異若。

英皇帝時。羣才出焉。皆渾厚不佻。以誠長者。處官非獨政。俗尙淳質。貴實效。自其性習所見。無非敦已植行。忠恕爲務。若顥者。予聞之長。老言其養孤嫂。繼絕存亡。撫接教誘。義恩之有焉。在方岳。則有功德於民。平居好學。不厭退。與二三君子遊。又皆弘道厚倫。成禮化一。

時之盛遠乎哉

陸杲

顧昌

陸杲者太倉人天順間爲郎刑部以繫者旣  
桎梏之鼠齧焉爲置狸後乃蒙其利尤善造  
請不間寒暑客相過無問所從與飲食結歡  
而去其倜儻類陳孟公家故無餘貲而問遺  
交際不缺送往迎來旣不暇而曹事亦無廢  
遷叅政以讒替

顧昌正統間以掌故爲

淮王長史已而遷都尉思恩昌性剛峻務在修  
潔與人造次無所通久益不見其懈有所過  
雖遠必徒返未嘗就人食時有論著亦要歸  
於節介

贊曰昔趙禹謝絕知交而鄭當時請諸公皆  
徧其行意不同而皆以名孟昭在劇曹而所  
游乃無擇目酣飲然不至通輕俠昌狷介於  
取予無所苟可謂孤立即二者則昌爲寡失  
爲孟昭者有人矣哉而蹈輕薄事游媚誰階

之也

徐瑄

徐瑄者嘉定人正統間爲御史出按蜀不以風厲殺人又按嶺外遷都御史守邊延綏治兵畢日不戮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廣間諜虜謀動悉皆知嘗入寇孛羅池溝迎戰克之又入金鷄峪雙海子諸屯預設伏要遮擊敗之捷上

璽書加勞亡何乞歸子得少則謹約不敢有所

藉成化間主事刑部卽善書獄如老吏務盡隱幽然不以深文詆人罪司寇太原周公特深許之除叅議楚主餽餉爲正事典稽慎新舊出納自其手實不重煩而不可爲僞嘗述職曹令吏對簿遂自免歸居平友悌日與賓客飲無所治家生

贊曰瑄舉憲不倚法而削在邊有威惠未竟其用得善負荷克承先業著績於外仍父子俱退優游以終斯亦海澱壤裔能自奮者矣

顧瞻

夏璣

顧瞻字敬顧於吳爲著姓父巽永樂中進士以疾不就吏瞻正統間爲庶吉士久之授行人蒲一考乃用薦爲御史治鹽筴山東已又復使值歲饑爲亭其法有所施舍而人亦不敢犯議獄緩死以佐荒政時太保王文爲御史大夫數稱之蒲當代民乞留從之遷按察閩免又爲守贛洞穴氓獷時出剽郡多匿不以聞瞻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之荐蚤

食我何計之有乃倡言用兵事迄平之

詔賜以金綺瞻才長於爲理人不能欺子餘慶既亦以進士起家故蚤自謝免居久之卒自入官凡六十年從容進退有可稱矣時又有崇明顧謚者仕刑曹郎亦以不說衆蚤自免夏璣者崑山人爲應城令有治劇名調大庾入爲御史按軍實浙其所籍爲士必簡無濫亡何謝歸以孝養稱於世少善飲母戒之卽止絕及喪之尤如禮四十年不造公府謁兄



弟三人友愛甚至勤身薄奉已絕甘分少有無是同終其世不異居也。

贊曰書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信哉君子之節慎於出處也若睢盤桓久之不調與夫出入三肅銳於進取者多乎哉而璣尤蚤謝謂苟無忠謀便計補民益主何徒干祿爲也士於利榮稍能自抑非內量已殆亦時哉其用晦乎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之人謂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容笑謂吾自求通經非有他慕與張亨父汪鼎儀善葉與中尤器之成化間爲主事驗封又歷職方武庫當虜急我封事日三四上籌畫方畧累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貢異獸至嘉峪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性不畜且

上方罷獻而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交人

迪屢未靖議聲兵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  
久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之兵險遠豈謀  
於萬全者哉時以爲然錦衣今之肘掖韋瑛  
者凶狡方倖用言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  
反者復幾幸容言於尙書疏上竟論死而被  
誣汚者皆得釋往告變者賞重故妄詆以妖  
惡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乃  
衰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面諭旨容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  
釁生患怨結於夷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  
竟止容以小臣抗言在廷爲聳已而復有所  
欲用二人都督者容益持不與言都督今之  
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遽敢請亂法擅命  
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籍輕重設  
版法致民田牧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實之  
皆經國大者遷叅政浙部其所發姦如神又  
列便宜十餘事上之悉見從以計入論漕渠

利害語侵時貴益取忤遂罷免容素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計卽未能行必疏記之事親孝疾則累月不解衣夜嘗醉歸母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踴步居凝然無喜愠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嗜書多所博綜亦時有所著若式齊菽園州志兵錄諸書有傳者

贊曰文量侃侃謀國竭忠其論將也必才武而功多者乃授寄請依附痛裁之法除道穴

左右一以正格之

上亦數聽明矣哉適時之盛乃能以小官數盡言容下守法豈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議錯施有可觀哉若今媸媸小謹視當時激直如彼愧夫。

續吳先賢讚卷之三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沛國劉鳳子威撰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鬱獨高之屢試誦通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卞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誠臣顧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

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修撰侍  
孝皇帝東宮其所匡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修

憲宗書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喻  
德行之任以禮樂交修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榮之遇講學少間疏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  
二月日又不過數刻况又有間之者古八歲

始就外傳欲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  
而况奉神靈之統者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  
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祔禮未有定爲引闕宮詩姜  
嫄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宮明惠公不得  
私其母未嘗祔也宋雖有並祔者作而不經  
豈足法哉從之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  
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者以有功於經  
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其全也若楊

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廢也  
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  
辨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  
拜命深執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  
政久而竟未及用雖在表署暇治園日游焉  
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洽也年甫及數引  
疾乞罷

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傷所以飾終禮有加等  
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今思之然莫錄

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真  
能死生之賀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  
何耕者嘗與游第坐逋稅耕罷樂會令歸使  
者牟俸方爲虐卽捕箠楚之寬傾橐裝且貸  
請爲之償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爲折  
節若沈周輩與伸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衆  
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  
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翊朝

夕謨明弼直功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  
困危時人爲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今又悒悒  
乃不以約有所詘及侍累

朝次當遷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  
每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  
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邃於經術議必奉以  
從無所阿曲故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  
度亦彬彬質有文武焉可謂盛極固多君子  
哉咸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  
吉士爲令雙流人陋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  
秀雋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  
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  
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令入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  
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莽寓治他所爲

續通志卷四  
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靖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厲之躬自行奮擊摧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所猝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挺刃夾道欲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公長尙恣睢未有

降意鏞徧歷其壘曉以無爲惑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夜漏已深城中疑已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公長知衆散乃亦請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溪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爲証甚且以賄交諸禍惡吏時調我動靜爲持其構鏞欲詢諸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



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猝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齧齧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若通無能為。必得曾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劫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微誰可者。乃以命曾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賊曾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為我謀。曾引瑞。瑞對亦略言。溪刺不易制者。鏞曰。徒為我使其

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何。審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捷穹然巨試。以牛往鬪。溪喜欲得之。瑞即邀與行。又言。夢恐非祥。使卜卜。又不吉。頗懼。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刺以勇聞。今不行。豈怯耶。刺乃奮勸行。遇曾。以眾警道上。瑞言。曾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為禮。溪刺見曾。曾佯曰。而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除。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刺以狎不虞。有他。曾

遠麾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  
蠻惕息不敢動召爲少司空卒富陽鏞重厚  
少文其功在西南夷爲多忠誠體國知無不  
爲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報牘每載以從  
卽所爲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是無傳焉  
贊曰韶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  
立迺赫赫有武烈焉故時者吏必盡其職不  
敢飾情妄有希慕卽鏞始終於外從事蠻貊  
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策倚神靈奉威命故

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  
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者庸  
今久爲軍有司掌詰禁達險易死行間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  
時相安賄於猛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  
服遂舉之視師雲南喻以意宗至咨之撫監  
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嗾此久  
正謂若不能任尙敢爾誠宗憂憤卒宗遂招

罕弄弄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弄益  
傲睨辭不遜隨啗之貨故時夷謁使者至廷  
伏不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  
爲請畫分地世其官相安喜擢宗至司空猛  
密故屬木邦叛之自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  
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  
使出疆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

貪者兆釁數年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  
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哉後所以馭荒服其  
無以浚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  
言簡質可循而行出叅議楚歲荒行流民荆  
襄舉刺郡邑吏二千石勞來有意九年始移

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免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尚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鄖蜀之獲。皆相去遠。故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豫。每以義格

正不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譖之。

上知恪忠。復使莅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金餘幾所治。行恪愧。謂吾植行未耶。何不能使人無薄已者。楚聞恪當至。權若更生。適始建藩。封使旁午於道。壞鹽筴。私其利。恪捕其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

上益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恪遂力辭。云初未嘗敢以調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欲有撓正。拂違何

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任共工慎惜財  
費諸所繕治勾計詳密百工飭力比材不使  
失秩裁抑不急權勢有所干峻拒之滋不悅  
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考上疾作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屬大事  
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眷不有靡躬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  
言戒其家慎勿以追賙請者生平慕魏公驥

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相比其介  
廉自性植善爲奏每疏白事皆曲而致纖細  
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遇裁異  
必力陳所以消弭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  
盡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  
奪不以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蚤起以一  
言立斷推誠體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特遇  
明主知讒不行得以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間得人盛無不侃侃閭閻謀議可否  
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牲又名維熊與弟應  
祥孳生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  
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闈要祭酒必致之避  
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

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  
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

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

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母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  
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尙璽蒲一考進大僕  
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  
臣奏以中書載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  
宜復雖不能從衆諱之襄楚流民所在蒲議  
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孫者因爲土斷  
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慮將復爲  
羅尙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吳雲尙書死

殉節。葬江夏。爲訪其後。述揚顯之。禎體貌嚴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至。嘗與交。雖甚疎。必恤其匱。危阽始終之。季第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親戚貧者。家故狹小。卒之日。殆無以葬。其書學柳公權。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

贊曰。應禎嗃嗃矜嚴。有威人望。而敬之賢乎哉。其爲中書也。與諸待詔者雜處。諸待詔卽默不敢出氣。獨能有所獻贊。爭事體格正之。

義後得藉以爲口實。謂官無以卑。旣備肘掖而忘所事。徒請大官粟爲其出。在外與居里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恪 陸鈇

章恪字韶鳳。章珪子也。恪爲郎。刑部諸以訟自言者。推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稱善爲獄。遷按察嶺南。行海徼。有琉球使人市易他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焉。欲以爲戮。上其功。恪不可。疏言。夷素服從。不能恤其患。而因可。

助天爲電。卒資遣之。再領雲南符緬夷反覆。綏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移大理。無何乞歸。恪陟颺中外。更五十年。再至九卿。其功名亞於吳訥而長者似之。

陸鉞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修預史事侍。

孝皇帝東宮。以經義日陳之。善開導其所啓沃。功多論說。皆見聽納。甚懽相得及。

嗣位進太常日侍帷幄。益親忽被疾。乞歸。遂卒。

所以追卹良厚。鉞性沉嚴寡言笑。嗜學亦工爲文。自矜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目之隘。所著書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章恪之始由治獄史。遭時執已不失法理。用以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徼外。將我王度。夷裔往來。軫其行李。後乃益崇久於官寺。惟是忠誠。迄無咎耻。鉞興自儒。竊徼以名。抗已甚驕。謂人不能輔養。弼匡方藉經術。未及有所發明。得謝爲侍。獲福已盈。



姜昂

姜昂字恒頰太倉人成化間爲棗強令清淨不優庭中常寂無譁雀俯而窺人稱爲仁令召爲御史論方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民傳相敕厲無敢犯鞭箠懸而不用暇則喜讀書終日宴然俄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其風不勞而治秩滿不遷遂不上考徑歸卧久之進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廉厲

於去就尤慎平居惟蔬食糲梁之飯家人不堪。至子弟學書。削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爲設。雖算器餽亦不輕也。其有請寄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子龍舉進士。俶儻宏諒。濟以寬衍。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接後進。亦好讀書。稱博稽。楊慎嘗與交。有文學名。

贊曰。侈縱之慝。其弊所害。傷於何不及。約厲之過。徑而寡失。若昂者。足已自恃。矜奮絕俗。

無侵然諾雖不能合於時取尊顯然視藉位  
勢招致喜游子第張陳黨援而卒被輕婿名  
亦旋踵敗昂不外交務謝絕專一意後乃蒙  
其福遠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棧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爲庶吉  
士除給事慨以論議弼違爲任會

上方詔海內直言無隱昇隨事有所規益奉使  
遼碣素羸以勞悴得疾值奔母喪卒婦孕且

未產已而得子伊志能續父業累官御史大  
夫志初爲刑部郎視獄閩流矜慈恩閩隸多  
所全及爲方岳煦煦稱慈仁嘗爲予言仕無  
失長者家兒意爲難即使介廉才用白黑竟  
何辨又云嘗授之君謙語云爲恬退誰相推  
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棧者崑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賦於民也  
平人人自謂得其所使者遂下其法以爲縣  
道式尋召拜御史所上章疏皆救匡闕違敦

重持大體不爲峭刻然風裁特著於時亡何卒

贊曰語云事以蚤知功以夙敗所出實爲名高而未暇爲他計一不得逞則俚賴無復之而悲愁以死其遂得志肆所爲而又以內熱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而二者之得失何以辨乎若昇稱奉職死官下可耳未爲遽而後乃食其報棊亦奮不顧身欲有所效之而未竟其業要之皆自喜不媿媿欲速好進雖趣

奚憾爲

枚倫

吳絀

枚倫字彥常正統間主事刑部天順季年乞歸養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賢之故疏上其名薦達之屢不已至成化中始復起南刑曹持以寬仁多所全捨俄拜叅議湖廣主守祠祠事故簡益務清淨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修習導引辟穀長年方遂無意仕進投版歸

吳絀者成化間爲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書獄  
辭務在寬全之未嘗作重劾按人且畏慎言  
不出口爲法吏十八年始遷叅議貴州貴又  
絕遠未嘗以爲淹也弘治中入

賀至燕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  
勢不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  
耳至無所謂而優游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  
然有廉靖無求之操烏能爾耶若倫者寬和

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無所繫吝稱可  
與立豈虛乎哉琳之靜退不矜含垢爲量兩  
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  
效與雖質謹無文與彼倭令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  
爲御史出按嶺外及滇持法不貸錯直清而  
閔以惠不辜滇與交夷壤接數不靖以柱後  
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聽又奉

詔慮囚所寬宥甚衆持服歸復起掌讞獄尤以敬慎稱

上又勅令視徼上按軍實蒐乘簡士大稱旨遷按察嶺南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見有瀆汚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使者數薦於

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以葬亦有所著書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占籍成化間爲士師屬善書獄不遊意法之外遷按察豫章務禁絕謁請其行部惟飲水齧乾糲茹苦人不堪遂以嚴見憚勢家子占陂澤田者無所下水琦知之卽日至其下決疏之還陂於官風裁傾一時遷莅貴州寇亂方作琦乘城爲備且素無可恃徒作厲士氣死生之憂勞尤劇里有儒生格過人被殺官執所過者坐之琦曰安有殺人自置於門不避耶訊果誣使者按尺籍引平民伍之又爲力爭令自首實而出者

更衆值當上計。大弊群吏與考。錮水者適在位。廼罷琦歸而蕭然一室無以朝夕部使者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猶望其閭拜焉。

贊曰。士盡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體清身厲志。不侵污而後能莅官。行法人不得干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故益貧。豈非自其衷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然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遂傾閭里。專以惡治。

所謂吏以贓敗。後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任。嗟耶。然所取舍。抑又不逮是矣。何足論爲。

劉纓

劉纓者本清江人。宋學士做之後。隸籍吳成化間。爲武陵令。其按事卽如老吏。有以賦籍於里而亡粟者。罪抵死。爲書其牘。守視不謹。非侵也。傳輕劾使者。深以爲無害。起復爲滕縣。益明習法令。婦以嬰至瓜所者。有挑之不得。誣以盜。令以嬰與瓜俾告者。負負一瓜。輒

續通志卷四  
墮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甚衆民有割股於母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書下出母恩已殺而况爲所嫁者傷遺體得不罪幸矣關市挾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國以爲虧國體禁楚之尉有陰養士恣橫畜他計者掩以從戮得無變其發姦如此徃奄孺多取閩隸乃市良家子累數百爲馳徃閱遣之人尤感其惠任御史蒲三考值權貴方擅命有所侵傷在

廷無敢出氣獨持論依於正時出於從容規諷以逆折其萌讞獄以寃侵成之者卽爲覆出之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蜀蜀故險遠外與夷壤相錯釁易構徃未嘗徧至也卽叱馭驅之在所爲宣

上恩逮之當奉職貢無從逸也俄與告歸又以薦者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閩者遂再徃莅諸蕃方潰橫出爲盜霄境上乃親懾以兵威服之爲方畧捕首虜千餘且安緝其逋逃捷

聞有

詔旌功焉橫梁道蒲江廢關皆要害爲設隘守邊鄙始安會逆瑾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復奉

命臨楚又以在蜀開夔抵荆道避峽險不先白也怒瑾逮使置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

荆王有所誣守臣遣法吏卽訊又爲辨得輕論進南京大理卿召爲侍郎兵部民有應募爲兵者欲廩食之議謂廩則籍於公不得釋彼

以義奮一時而遂謫戍之耶乃罷給進司寇及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

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耄少年爲尹者侮之甚人頗憤不以介也故尤以度稱亡何卒孫城進士第二人爲編修

贊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權不可槩卒成遂之所匡益政俗底寧邦域爲利無窮豈與夫坐談者高議三代而不親事徒以空文見乎纓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貞不絕俗和而能立



久於其位踐常伯尊用於朝陰行善使從之不覺爲惠利多矣其後能無被之哉

劉杲

劉杲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郎刑部其詳讞能稽慎之故事諸曹所決獄必過廷尉又聽之乃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寡爲考任久之書下者不十一故得遷大理丞中法調外歷按察典藩方其在豫章也選士得廣信夏言乞爲相力請休

詔進都御史賜歸實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故合族以食極於盛公爲郎時嘗病亟自以爲未也後且當受其福故卒自愈所取夏相亦數致問子炯舉進士至太守汀州而炯子璧亦進士仲子琛之子倬舉進士今爲御史贊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祊數十世無失墜其先必乘神靈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寵祿屢有發聞富貴福澤燕及孫子豈虛乎哉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節矯矯雖其事不槩

見卽其後乃熾昌。非能迪爲世祿之家率先。惠綏之然乎。故曰禍福無常歸於有德者也。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群擊爲妖惑者方士。撫監使者王公怒奇之。力爲奏得免。歷官至司馬時寇起山東諸郡遂糜潰不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徧遣將在外者遇之輒劔乃命完討焉建大將旗鼓從中下秣馬

蓐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吏士跡射飲飛騎四出掩之屢戰皆捷在河南則都御史彭澤在淮則張縉或倚之或角之賊旣敗竄復散逸楚晉之郊無不警雖斬捕幾盡已復集俟間則突至破城邑殘掠自如。幾我變乃廣間諜遠斥候跡所向以兵隨之勢始大感奔而南有

詔完追之至楊賊於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得窮乃之通狼山

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圍之賊故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計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旋師加賞甚厚進位家宰及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有所陳請衛兵下其議不能力言不當與雖從中復還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節逮下司空論減殊死謫戍故猶以功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山曰大武乃其死所也頗溺於玩好有黼篋議亦緣其子受賕不

能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驅之前耳遂削平亂階吳亦代有人焉已哉有貞定難於內雍盛之討夷皆不世功完固磊落有縱橫略當賊起時跨數州地師亦屢北張皇甚而一旦承委寄決籌策指蹤諸將非其謀慮有絕人者則以能任職素知郡國道理要害山川險夷將之材武可用與否故一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功名亦足多矣若其倣儻不羈公忠之節庸

乃病諸不然

恩威之命夫豈易乎

都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善爲文嘗有所著  
撫使者於貴人所見之間爲誰譔因以薦俾  
隨計試在高等授主事禮部以奉使至秦中  
識其川嶽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壤爲西  
使記遷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好游常遍及  
在所名山川所著書甚富然多說家者流其

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浙王守  
仁皆與善故一時稱籍甚

贊曰文學多儻葺不自約勅故士奚貴文哉  
元敬和令有美望在朝閭閻多長者遊王新  
建以道爲任獨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爭願  
交而元敬故未嘗藉爲遊揚樹聲譽也所著  
書又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以人重耶亦  
時者體未適沿其故不適於變雖博敏閱瞻  
猶未涉其涯如文何哉及徐禎卿爲偶儷流

續通志卷四  
之弊衰遂至於今爲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  
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選於鄉肆於少胥  
與郡人趙寬名皆擅多士已而寬先論上循  
吉次起家主事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  
尙氣好競性執而污漸不偕於時乃乞歸旣  
少年無復之惟玩弄文史自娛自云讀書不  
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怔怔然行已頗近怪

事皆類可笑所撰著亦時雜闡諧獨購書甚  
富旣性所嗜聞某所有異本卽夙夜求之亦  
是時有故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閱其篇目  
索之多不得矣所著遼金小史最善曰金山  
曰廬陽二志嘗手授余而惟手鏡一書極爲  
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略未有若是要者  
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恢調若所善則有  
明以來莫之先矣聞鄭司農言其嘗使子上  
書請復建文年不報由

孝廟明聖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夫沈雄以渾厚未至於流越也其學蓋肆於不仕嗜之自其性乃亦不以爲名務攻之不已故其邃微宏邈博通多載稱達學命世視今之佻易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且無所庸其力而遽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說學而好吠聲故使曹子得顛倒其間又何怪與

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官主事刑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和甚懽相得也吳公寬王公鏊及君謙時相與賦每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子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卽又名能知人明習故事意深厚善寃宣禮化已

乃遷廉察嶺外卒

贊曰吳公寬在位時喜薦進文學故一時士爭自濯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寬與君謙皆以才爲所愛而卒不私庇之粟夫在事無不若人而循次除未嘗有所越卒未及登用而君謙亦以拓弛遽引退雖欲自試無由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弘哉蓋亦僅僅奉已而已不及人也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